



□ 大足融媒—新大足记者 邓小强 实习生 陈叶晓可 文/图

重庆市大足区是重庆历史文化名城，以境内的大足石刻而闻名于世。在这片人杰地灵的土地上，人类石窟艺术史上的最后一座丰碑——大足石刻，何以在此地开凿问世？这个历史疑问的答案，或许就藏在青年散文家吴佳骏最新创作的历史类书籍《山河故土》之中。

大足的荣光，远溯至大足石刻问世的唐宋时期。古代昌州于唐乾元二年（公元759年）置州，行政区划存在500余年。大足于公元885年成为昌州州治所在地。《山河故土》一书将昌州五百多年的置州沿革、政治经济、宗教礼仪、社会环境、文化生态、稗官野史、山河草木、水文气候等情况细致梳理，带领读者走进历史场景，了解古昌州人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
《山河故土》是大足区第三届委员会课题成果，是昌州文脉五百年（759—1283）系列丛书的开山之作，已于2026年1月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。该书作者吴佳骏是大足文化名家，这是他在出版近20部文学书籍，获得了冰心散文奖、三毛散文奖、丰子恺散文奖、刘勰散文奖等重量级文学奖项之后，以喷涌的才情和深厚的创作经验为底气，厚积薄发，以自己擅长的随笔方式创作的一部历史类书籍。当然，虽说是历史书，散文家吴佳骏倾注全力，力求写得更好看、更有趣，它的文学味也扑面而来。

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创作《山河故土》，是吴佳骏命中注定的事。

尽管不明确，吴佳骏依然难以否认，在潜意识里，大足应该是自己的写作根据地，如同高密之于莫言，藏地之于阿来。大足人杰地灵，吴佳骏以主持开凿宝顶山石刻的赵智凤等历史名人为偶像，以身为大足人而骄傲。但他也知道，“我的自豪不过是沾了赵智凤的光，不能说出大足一条河流、一条小巷、一段城墙的历史，自豪瞬间转变为自卑。”随着年岁增长、阅历增多，吴佳骏逐渐有了深入探寻大足文脉的强烈冲动。

何况，近些年城市传记类的历史书籍不断涌现，而家乡大足就缺乏这样的一部城市传记。“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大足人，自己不去写，还能指望其他人去写它吗？”当大足区政协找到吴佳骏，

想把创作昌州五百年历史文化专题书籍的任务交给他时，他内心惶恐，但还是接下了这个重任。

吴佳骏自言，此前从来没有好好地为大足写一部书，他仅写过《莲花的盛宴》，一本关于大足石刻的小册子。这次，要给昌州500年历史文化画像，难度极大、挑战极多。

他的面前有很多困难。首先是给城市作传记，本身就很难写得十分出彩。再者而言，记载昌州的史料阙如，想要全面而详尽地反映昌州的人文状况几乎不大可能。他主要以《大足历史文化大观》这部书作为主要史料依据。

掌握基本历史事实后，吴佳骏开始着手创作。然而，究竟是采用小说、散文体裁，还是采用诗、纪实文学和当下流行的非虚构写作，自己不得而知。直到去年8月份的某一天灵感来袭，他开了个头，文思如泉涌，就源源不断地用随笔方式写了下去。大概用了三个月时间，吴佳骏就完成了约26万字的初稿。

一挥而就，没有刻意选择写作手法。吴佳骏说，假如读者从本书中读出了诗、散文、小说的味道，也属正常情况。自己所渴望的是，“读者从我书写的故乡中，能读出或辨认出你们的故乡。从广义上说，所有的中国人都拥有同一个故乡。”

写作这本书的时候，吴佳骏好像回到了唐宋时期，整日在昌州的白天和黑夜游走，听见过战乱声、哀鸣声、求告声，也听见过读书声、风雨声、念佛声，与韦君靖、赵智凤对话，与严逊、冯楫散步，与文氏、伏氏工匠握手。

读者也有同样感受。翻看《山河故土》时，记者随着吴佳骏的笔触，沉浸式地回到了昌州五百年的历史现场，回到了大足石刻开凿时期的梦想与奋斗互相成就的岁月，可以感受到赵智凤的心跳、韦君靖的呼吸、冯楫的笑意，当然也包括吴佳骏的手温。

完成这本书后，吴佳骏发现自己对大足的研究越深入，也越热爱大足，为大足书写的意愿也越发强烈。

“兴许再写一部书，专门探究大足从明朝到民国这段时期的风云变幻、跌宕时局和烟火民生。”他说。

『回到大足石刻开凿时的梦想与奋斗岁月』 ——对话《山河故土》作者吴佳骏

大足融媒—新大足记者：接下这份重担的时候，您主要的想法是什么？

吴佳骏：当我接到要写《山河故土》这本书的时候，心里面还是诚惶诚恐的。昌州500年的历史它很厚重，而且资料奇缺，如果要写起来的话是很费劲的，搜集资料就很费劲。

再说，我也怕自己完成不好这个工作。因为写这本书跟我自己平常写的其他书不太一样。这主要是因为我也是出生于大足，对大足的历史多多少少有所了解。大足这么厚重的历史，要凭一己之力把它写出来，是不太容易的，怕啃不下这个骨头。所以最开始是诚惶诚恐的。

但是后来一想，能够为家乡的人、家乡的事、家乡的历史做点事情，也还是勉为其难把它接下来了。

大足融媒—新大足记者：这本书有哪些看点可以向读者推荐？

吴佳骏：我觉得在这本书里面，首先是写法上不太一样。我采取的是随笔式的写法，我讲究它的审美性。因为写历史书籍很容易枯燥乏味，所以我在这方面有所审美取向的要求，至少说要好看好看的。

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，大足石刻它的光芒太大了。不过，我们大足的历史不只是大足石刻，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草木、气候、五金、冶铁等等。我在这个书里面就作了一个系统的梳理，它不一定深刻，但是肯定是比较全面的这么一个东西。

大足融媒—新大足记者：这本书是如何平衡历史事实和文学手法的关系的？

吴佳骏：其实历史是个基础，是个依据。写历史书不能胡编乱造，一定要有事实的依据，包括人物史实一定要清楚。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，写作者也要进行审美创造，用文学的笔法来梳理这个历史，使它跟我们平常看到的论文似的东西不太一样。

我觉得这是一个结合点，至于这个结合得怎么样，还是要由读者来检阅。

大足融媒—新大足记者：这件事对您来说也是一个挑战，那么创作完成之后，您在写作方面是否也有一些收获？

吴佳骏：那肯定是有。我之前写的作品就是发自内心的比较多，生命体验得比较多。这个从历史里面出来，它增加了我人生的厚重感，也扩展了我写作的题材和方向。

我愿意写这本书是因为我爱大足，但是写之前，对大足的了解也不是那么深刻、那么全面。这次通过梳理大足历史文化，写出这本书，我对生我养我的这块土地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。借用艾青的诗句说，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，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。如今，我对大足更加了解以后，也更加热爱我的家乡，热爱我的故土，热爱这片山河土地。

大足融媒—新大足记者：这本书记述了昌州五百年的方方面面情况，会不会担心读者看不懂？

吴佳骏：其实历史也不难懂，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追问来路，我们要知道怎么来的，怎么去的。当我们在挑选书籍、看书籍的时候，首先要静心静下来，深入一本书里面，才能够读得进去。另外，如果写史，你找到一个门径，找到一个点，写起来它是会有趣味性的。现在有很多这样的书籍，作者的写法都是比较有趣的，比较活泼，比较生动。所以这类书看起来也是很有吸引力的。

大足融媒—新大足记者：接下来还会有关于大足的创作计划吗？

吴佳骏：有，但是不一定是历史题材。我觉得这本书勾起了我对故土文化书写和研究的一个兴趣。今后有闲暇或者有其他积累的时候，我可能还会写一些关于大足的书籍。但是不一定是那么全面，但是可以细化，比如说研究某一个领域或者某一个点，我会继续关注这片土地。



签售会现场。